

森鷗外與腳氣病

文/洪建德

台北市 書田診所

天才留學生

醫師多才多藝者不少，同時能寫小說的已鳳毛麟爪，但19世紀深入入文、語言學、藝術、音樂戲曲、東西思想的作家，即使全球也極罕見，才能同時與夏目漱石齊名。他就是森林太郎，生於江戶幕府時代1862年2月17日石見國津和野，逝世於1922年7月9日，號鷗外、又別號觀潮樓主人、鷗外漁史。

先祖世代服務於藩主擔任御典醫，鷗外自幼學習四書五經、「蘭學」(18世紀江戶時代以荷蘭文輸入的歐洲學術·文化·技術等學問的總稱)，藩內無人能敵，明治2年9歲時學力已達15歲，引起地方上對這明日之星的期待，父親在新時代賣掉家產，帶10歲鷗外上京投靠宗親-西周，入私塾進文社習德文，準備醫學校入學，不久能以德文和德籍教師辯論，法文程度也鮮少塾生望其項背，從日後著作使用的文字內容(當年的日本作家喜歡在文辭中賣弄外文典故)，可以一窺他在語源學的功力。比實際年齡虛報2歲多，1874年考進第一大學區醫學校預科，1881年自東京大學醫學部以優等成績畢業，從父母命，入東京陸軍病院就任「醫副」。

翻譯家、隨筆家與詩人的妹妹小金井喜美子回憶說：當年鷗外公暇時，常在庭院寫生；且與共赴欣賞落語家的吟詩⁽¹⁾。1884年奉陸軍省命「派遣留學」，10月抵柏林，到來比錫研究一年「軍醫衛生學」，之後在德瑞斯登參加研習會，時與教授、同儕一起進出社交場合，看到易北河薩克森王朝的宮廷之美，與貴族藝術生活之富，如夜宴、舞會、歌劇，成了日後小說舞姬的故事背景。五個月後抵慕尼黑大學與衛生學大師Max von Peterkoffer研究一年，和明治時代的遊學德國聞人、貴族也多所結交，最後再回柏林入郭霍研究所年餘，接著近一年間進入普魯士陸軍禁衛隊實習衛生勤務，並以文言文寫成日記⁽²⁾，期間並接觸西洋哲學、藝術、梵谷美術，歸國前軍醫總監石黑訪德，充當翻譯官參加國際紅十字會議，也與德國女子艾莉絲(Anna Berta Luise Wiegert)戀愛。1888年9月與石黑歸國，就任陸軍軍醫大學教官；同時橫濱港出現一金髮碧眼女子艾莉絲，千里迢迢遠渡重洋追至日本，來找思慕的愛人，但鷗外避不見面，一個月後在家族出面勸導下，女主角黯然歸國；留下日後鷗外小說「舞

姬」素材；次女名杏奴(Anna)、三男叫類(Louise)都是隨筆家，都取自德國情人之名；直到離世前鷗外才把艾莉絲照片燒毀；該女年長數歲及已孕等文章，近年考據不斷⁽³⁻⁴⁾。

中將大文豪

1889年8月當選日本演藝協會的文藝委員，同年10月「しがらみ草紙」(意譯為河中的竹圍障礙)創刊，發表「驚訝於演劇改良論者偏見」。同時與妹等人共譯詩集，發表「於母影」，影響日本近代詩形成，至1894年止共發行59號，是評論誌的濫觴、接著著手翻譯評論西歐文學「埋れ木」、「即興詩人」；以「觀潮樓偶記」開啟隨筆舞台，主導明治文壇。1889年受聘東京美術學校(現東京藝術大學)美術解剖學講師，1890年小說處女作，以德國為舞台的異國戀情三部曲；「舞姬」、「文づかひ」、「うたかたの記」，分別為北、中(以德瑞斯登王宮上流社會的大人物為角色，加上童話故事的人物)、南德的三部戀歌，都以「純真男」與「雅姬」的秘密戀情出現，當年日本缺乏歐州情報，可窺作者異國悲戀之情，也比夏目漱石的「我是貓」早5年發表，引爆粉絲轟動。引起律師作家石橋忍月論爭，結果雙方人氣扶搖直上。1891年獲頒國家醫學博士；批判坪內逍遙「記實主義」世俗沒理想。1892年9月受聘於慶應義塾大學美學講師。1893年升上校軍醫正，掌軍醫學校長，1894年8月清日戰爭時，出征任軍醫部長，來往於中國東北與廣島大本營之間。1895年5月，清日和談馬關條約後，鷗外出現在國片的小說電影「1895」，但傳記比電影滯台時間短少八個月，未回東京只回廣島，8月轉征台灣，就任台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，軍士多數人罹患腳氣病，傳記鷗外在9月上船，10月抵京；10月28日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也與許多軍士同病死於瘴癘-瘧疾，電影描述為霍亂，但台灣霍亂數年後才自日本傳入。1896年1月與幸田露伴、斎藤綠雨創刊「めさまし草」(萬年草)，合評「三人冗語」連載，成了當時評壇最前線，開始了評論的啓蒙活動。同年9月，第一回文部省美術展覽會，鷗外就任西洋畫部門審查主任，同時翻譯很多歐洲作品。

1899年鷗外升陸軍醫監(少將缺)，左遷小倉市，任西部第十二師團軍醫部長。新舊世紀交接的小倉時代，鷗外寫了一連串近代觀的隨筆。幾篇文章遭禁，

8月內務省警保局長訪陸軍省，結果只被石本陸軍次官訓戒。鷗外對戲曲亦有鑽研與翻譯，其弟竹二，亦為醫師與劇評家，責任編集「歌舞伎」雜誌，曾翻譯許多歌劇，其中「交響樂」、「交響曲」就出自鷗外譯義。1907年升陸軍醫總監(中將缺)，掌陸軍省醫務局長，這期間剛好是對俄國戰爭的準備與復員期，鷗外歷任皇室博物館總局兼圖書頭、皇室美術院長。受永井荷風教授推薦，就任慶應義塾大學文學科顧問。1909年「スバル」(昴)創刊，每月寄稿，7月東京帝國大學授予鷗外文學博士學位，木下杢太郎稱以下時期為「豐熟的時代」。接著發表多部戲曲。1910年9月，東京朝日新聞開始連載「引起危險的洋書」，接著對社會問題、無政府主義等發表記事。翌年1911年發表「カズイシチカ」「妄想」、「青年」，接著「雁」、「灰燼」，鷗外開始同時連載2長編。1912年至1913年從「かのように」到「槌一下」，以五条秀磨為主人公的連續作品，揶揄司令官的戰場體驗「鼠坂」。這時執筆身邊題材成思想濃厚的作品、教養小說、戲。鷗外從福斯特、哥德作品開始翻譯、解說外國文學，西潮一波一波湧入，啟蒙東亞。

鷗外青年時困擾於母親與首任妻子之間的爭吵，中壯年時時常面臨文字工作者，與帝國陸軍官僚角色的混淆；他同時兼任多樣藝文工作與文化頭銜，但也發表不少的醫學論文；隨筆家次女杏奴回憶：鷗外常與子女著陸軍戎裝散步，喜歡小朋友跟隨環繞在側，並對中將官階稱羨，唯當小朋友發現是醫官時，他的情緒又會盪下來⁽⁵⁾。對細菌極端戒心，絕對不吃生食，更甯說沙西米，連水果食用前，也要以糖醃製再煮沸，看來有強迫心理症，但不喜洗澡，是一個「衛生學時代」嚴謹的醫師，真讓今天有高度發展的疫苗與抗生素時代的醫師無法想像。前妻登志子是西周友人海軍中將赤松則良的女兒，婚姻持續一年多，也因此與西周關係斷絕，生下長子於菟。後妻一志け，也是小說家，生育二女二男，長女茉莉也是隨筆家，作品「晚年之父」收錄在日本國語課本。

人文的「高瀨舟」

當年自習日文時選讀「高瀨舟」，1916年鷗外自作解說同時發表「高瀨舟緣起」，強調「知足」與「安樂死」兩個搓揉的主軸。孤兒兄弟在幕末的故事

寓喻「日英同盟」，「知足」暗喻「對華21條要求」的批判，日英同盟是明治時代後期，日本與英國間的軍事同盟。第一次日英同盟1902年1月30日、第二次(1905年)、第三次(1911年)，1923年8月17日失効，為日本外交政策基盤，晚至1940年9月27日才由納粹德國、法西斯義大利與日本帝國在德國柏林簽署德義日三國同盟。

借景「高瀨舟」再評價歷史的小說。場景回到江戶幕末，專門運送終流放重刑罪犯，高瀨川的一條船名，船上除了一位殺人而判流放重刑於惡魔島的男主角之外，還有一位重要的男配角，是幕府執行流放犯人的小吏。高瀨川起源於京都流向大阪出瀨戶內海，犯人從京都上船，經過京都90公里到達大阪，不久就出海到達瀨戶內海的小島流放。男主角由於非常從容自在，與其他犯人全然不同，引起小吏的注意，一般犯人都哭天搶地，甚至於歇斯底里喊冤，而這位犯人安靜自在且面帶微笑，小吏就好奇的問到底他犯了什麼罪？原來兄弟二人是孤兒，在大阪討生活，弟弟從小就殘廢，由哥哥在外做粗活工作養活，但每天所賺的錢只夠一人生活，二人生活就顯得非常不足，弟弟頭腦也很清楚知道哥哥的苦處，有一天哥哥回家發現弟弟倒在血泊當中，脖子還插一隻刀子，弟弟哀求哥哥成全他的志願，自吻不願再拖累哥哥；哥哥要趕快請醫生來治療，弟弟說：他的生命快結束了！從早上哥哥出去至今，已十個多小時流血不止，可是又無法斷氣，請哥哥替他成全。兄弟經過幾十分鐘的長談，哥哥就結束弟弟的生命。剛好隔壁鄰居婦人看見，報了幕府警察，哥哥被關進監牢且被判處極刑。為什麼哥哥被判終流放，還這麼快樂？可能由於他不用再牽掛弟弟，另一方面在現實生活上在當時的環境找工作難，食物又貴，他在監獄裡長期有飯吃，未嘗不是一件好事。引起這位小吏深切回想自己，他在幕府工作，雖然在一般人看來，是生活安定的公務員，由於他們全家很會花錢，他的夫人每月常回娘家布莊借錢花用，可是他的薪水從左手進馬上從右手出，也沒讓妻兒過著滿足的生活，這時獄卒反而難過起來，難過他比這對囚犯兄弟還不如。

醫學教育家

高木兼寬生於1849年日向國諸縣郡穆佐鄉，在

幕府末年是起義的薩摩藩的鄰居小國，逝世於1920年4月13日。1867年起師事薩摩藩荷蘭醫學家石神良策，1868年(明治3年)戊辰戰爭時從軍薩摩藩任軍醫。1869年入開成所洋學局學英語與西洋學。1870年入薩摩藩創設的鹿兒島醫學校，得校長英人William Willis教授拔擢，1872年石神推薦入海軍省醫務局一等軍醫副(中尉缺)。1875年升軍醫少監(少校缺)，赴英國教官Anderson母校英國S.T.醫院醫學校留學，獲最優秀學生獎。取得英國外科、內科、產科醫資格，1880年取得外科學教授資格後回國。回國後任東京海軍醫院院長、1882年升任海軍醫務局副長兼軍醫學校校長，1883年升任海軍醫務局長、1885年升任海軍軍醫總監(少將缺、海軍軍醫最高階級)。1892年退役後，創首座亞洲私立醫院「東京慈惠醫院」、「有志共立東京醫院」、選上貴族院議員、大日本醫師會會長、東京市教育會會長。

他回國後1881年，與松山棟庵、隈川宗悅等人成立「成醫會講習所」，以「臨床優先」的英國醫學，對抗以東京帝國大學醫學部、陸軍軍醫團所倡的「學理第一·研究優先」。是亞洲第一個倡導「患者本位」醫療(patient-centered care)。當時講習所以夜間醫學私塾的形式，大多時間的講師是高木，1885年第1屆7名畢業生，1889年正式受認可改稱「成醫學校」，是日後慈惠會醫科大學的前身。高木剛開始主張腳氣病因為營養缺乏時，被全國批為「桌上空論」，於是開始了重要實驗：以改良食供給實驗組龍驤艦，以傳統糧食供給對照組筑波艦。1884年2月3日自品川出航，實驗組龍驤艦與對照組傳統糧食筑波艦同航路，11月16日回航。改良糧食：白米/肉魚豆：20/1；對照組傳統糧食：28/1，多了蛋白質來源。結果：腳氣患者數/總組員數在實驗艦龍驤，16/333，對照組傳統糧食筑波艦169/367，統計學上有意義差異，海軍自此撲滅腳氣病成功；從清日戰爭、日俄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昭和16年(1941年)只有3,079人患者(其中僅605人入院)出現。以上功績1888年獲頒日本最初醫學博士号。1889年森鷗外在東京醫事新誌上指摘今井武夫的「腳氣病營養說」⁽⁶⁾。

腳氣病史

鷗外是日本歷史上最年少的東大醫師，在德國公

費留學四年有餘，學習當年顯學「衛生學」、鷗外各方面都興趣勃勃，在新詩歌壇內自組社團，和與謝野的「新詩社」系，也和正岡子規的「根岸」派對立，似乎描繪出一個爭「萬能王」的輪廓⁽⁷⁾。森鷗外是19世紀亞洲第一個西洋古典學家(polymath)，也成了日本醫師「白色巨塔」派系傾軋的祖師爺：當年腳氣病在日本與大清國戰爭中蔓延，數以萬計的軍士患腳氣病，東大提倡「病原菌說」，排斥「營養說」為迷信，鷗外也認為病原是細菌感染症，與當時海軍軍醫總監高木兼寬對立，高木認為腳氣病原因是飲食，臆測蛋白質不足與腳氣相關，鷗外成了當年東大派排異的急先鋒展開論戰，禁止麥飯送往前線，病死於腳氣病多於戰死。

日俄戰爭悲劇再次重演，又寫了短編「妄想」暗諷，結果腳氣病被害擴大，陸軍25萬人患腳氣病，病死者近3萬人，同時期海軍腳氣病患者才87名。日俄戰爭終戰前，即使長州藩出身陸軍大臣寺內正毅也看不下去，(長州藩與薩摩藩經坂本龍馬撮和串聯倒幕，明治政府軍就在兩藩的基礎建軍，西南戰爭後，確定長州藩在政府與陸軍省的絕對地位)越過鷗外決定兵員給食麥飯，鷗外自述自此在陸軍內孤立。鷗外又在學會批判，赤痢菌發現學者志賀潔也支持腳氣病營養起源說，結果醫界都接受了，唯獨鷗外固執自己東大派的學說，1922年至死不承認東大派的謬誤，也不採用海軍腳氣病對策。腳氣病的發現緣起於：1897年駐在印尼的荷蘭醫師Christiaan Eijkman，發現以精白米餵雞會引起麻痺，停止精白米則復原，他結論米糠具有保護神經的功能，1929年獲頒諾貝爾獎。同儕Gerrit Grijns在1901年正確描述因為米糠含有的成份被碾精白米時失去才引起腳氣病。

1910年鈴木梅太郎發現米糠治癒腳氣病的因子，剛開始稱beric acid，之後改稱Oryzanin，證明因果相關的報告在德文期刊發表。1911年 Casimir Funk分離出「抗神經炎成份」稱之為「Vitamin」。遲至鷗外辭世兩年後，1924年日本國家才宣示腳氣病是維生素B1缺乏引起。1926年荷蘭化學家 Barend Coenraad Petrus Jansen及 Willem Frederik Donath分離並結晶化，結構式被美國化學家Robert Runnels Williams 於1934年確定，並於1936年成功合成。

真相

當初鷗外擁護白米，反對麥飯的原因安在？當年白米飯是有錢人吃的食物，相對麥飯是窮人食物的象徵，當年麥飯的精白技術沒現在那麼好，農民入伍希望受國家武士級待遇，鷗外當然會心；而且軍醫局恩師石黑忠憲是反對麥飯的第一人，當年要不是石黑忠憲批的公費，豈能留學德國四年？鷗外對恩師當然會感恩圖報。鷗外沒有營養學觀念嗎？當然曾考慮過，他曾主張應增加豬肉、蔬菜副食，但限於補給的困難，所以陸軍補給以白米最方便，且白米比麥粒更不易腐敗長黴，豬肉蔬菜皆富含維生素B1，當年沒有冰箱時代，鷗外錯過誤打誤撞的機會，但海軍補給直接運到船上，比陸軍更能有效率使用麥飯，就誤打誤撞救治腳氣病。推進麥飯的高木兼寬對都市衛生問題提出「貧民散布論」，主張把三等貧民趕出東京，這不只是醫學甚至公共衛生問題，還有政治、人道與社會等層面的問題。鷗外立場反對「貧民散布論」，並徹底批判，所以兩者之間情緒上對立已久。

今天回顧百年前腳氣病歷史，其理安在？美國BSCS (Biological Sciences Curriculum Study)在50年前編纂高中生物學教科書「Inquiring into Life」時，花了10分之1的篇幅，就只探討一個題目「生命一定來自生命嗎？」，讓學子從中了解自亞里斯多德、流文霍克、到郭霍與巴斯德，這些哲學者如何從信仰與哲學的辯論，到科學家的出現以觀察、對照實驗來證實自己的理論，路易·巴斯德以鵝頸瓶(en Col de cygne)裝入糖水與酵母菌，加熱後加濾塞，可通空氣，但不通空氣中微粒，否定「無生源論」的「自然發生說」，也證實生源論biogenesis，所有生命來自卵子 (Omne vivum ex ovo)，像看電影到最後一分鐘大出人意，路易·巴斯德居然也錯了！因為他選用的微生物-酵母菌，不必到煮沸就殺菌完成，但有成千的菌種無畏於煮沸，更有細菌卻生活在黃石公園的100度溫泉湧出口，所以路易·巴斯德如使用肉毒梭桿桿菌就得不到煮沸就殺菌的結果，「無生源論」就會再囂張一段時間，忽略細菌的防治，可能延緩醫學的進展；高木兼寬也錯了！腳氣病不是蛋白質缺乏症，當年歐西列強也沒有那一國超強、或派閥凡事都對，每一個人或多或少的貢獻，細菌學或腳氣病，無論一方，都對後代

的學習者扮演了角色，當代的我們也正在以行醫所為記錄歷史。

東亞的文藝復興與明治維新

1889年，明治政府也君主立憲了，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東瀛，夏目漱石、森鷗外、田山花袋、永井荷風、石川啄木等多彩多姿文學者輩出，開出西歐之外文藝復興的花朵。但鷗外的全貌無法單從精彩繽紛的人文面來分析，是松本清張的主張；他另有官僚面，他與明治政府最大支柱—長州閥，(率先反德川幕府擁護天皇的諸侯)連結很深⁽⁸⁾，出身在長州藩一線之隔的隣國津和野，第一前提出生在明治時代正確的地方，第二又天資聰穎，及時趕上東大第一屆的醫生列車，第三受軍醫局教父石黑忠憲拔擢為公費留學生，最重要的1906年6月10日，與賀古鶴所、佐佐木信綱、井上通泰共組「常盤會」，賀古鶴所與陸軍教父的山県有朋關係很深，山県也參加常盤會聚會吟詩對飲，隔年鷗外升官至陸軍軍醫第一人。山県(1838-1922年)出身長州藩下級士族，早期受吉田松陰「尊王攘夷」思想啟蒙，加入長州藩倒幕「奇兵隊」。維新後於1869年渡歐、視察各國軍制，翌年歸國。歷任兵部少輔、大輔，陸軍省設置時任陸軍卿，打敗政敵確定「普魯士流憲法」的制定方向。1882年參事院議長、翌年就任內務卿彈壓自由民權運動、創出「地主=名望家」的地方支配制度、1884年制定華族令，授伯爵勳、1890年昇進陸軍大將。1889年組第一次山県內閣、1890年第一期議會臨時主張軍備擴張與揭棄「民力休養」，並與民黨對立。1891年內閣總辭職。清日戰爭時以第一軍司令官出征，因病歸國。戰後激化主張「列強分割中國」。日俄戰爭時任參謀總長、兵站總督、1907年陞叙公爵、1898年升元帥，是等同伊藤博文重量級軍政人物；日俄戰爭時鷗外主官乃木希典(1849-1912年)，也出身長州藩下級士族，是幕末「尊王攘夷」的祖師爺-吉田松陰的遠親，早年留學德國，追贈從二位、勳一等、功一級、伯爵，死後四年追贈「正二位」。日俄戰爭時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(1847年1934年)出身薩摩藩士，早年留英，因為日俄戰爭時以極少傷亡，全勝擊潰波羅的海艦隊，封元帥、從一位、大勳位、功一級、侯爵，勳侯爵高出乃木甚多。

從以上就知，明治陸軍多出身長州藩，海軍多出

身薩摩藩，陸軍多留德，政壇、交通、海軍多留英。在那極權的軍國主義時代，鷗外就是在長州派閥下，一方面他的陸軍省上司石本也無法動搖，另一方面行為的模式也不可能脫此範圍，例如：電影「1895年」有人討論，鷗外隨軍「平定台灣」時以何心態看待，扮演何角色。同時代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的千元鈔，在戰後使用了幾十年，深入派閥的軍醫鷗外無緣，腳氣病事件的剛愎自用不能說沒有關係；鷗外除了派閥外在想甚麼？鷗外是堂堂經過大學預校、全國精選才進入的帝國首都醫學大學的高材生；而高木兼寬的學歷才鹿兒島醫學校(1888年就廢校了)，是爾爾邊陲醫專生；鷗外對麥飯的盲點已比素人還嚴重、也超越了海陸兩軍的派閥惡鬥。

人生如戲 戲如人生落幕

鷗外逝世後追贈「正四位」、勳二等、功三級，而高木兼寬生前就榮耀獲授男爵，逝世後追贈「從二位」、勳一等、旭日大綬章。鷗外臨終時遺囑只要回歸「森林太郎」，墓誌銘不註任何小說家、評論家、翻譯家、醫學家、軍醫、高級官僚頭銜、也不記勳位。1899年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開始授課，1928年3月17日「台北帝國大學」成立，但晚至1936年4月1日，才設大學醫學部，長子於菟繼承衣鉢，任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貢獻至戰後2年才回國。鷗外的一生有如一長篇小說戲劇，一人扮演多面豐富角色、演出淋漓盡致，令吾等醫學後輩從多面相發無限省思。

參考資料

1. 小金井喜美子：鷗外の思い出，岩波文庫東京，1999年。
2. 森林太郎：普国禁軍団兵第二聯隊隊務日記，陸軍軍医，明治21年12月。
3. 植木哲：新説 鷗外の恋人エリス，新潮選書，東京，2000年。
4. <http://www.asahi.com>. (2007.3.3.)
5. 小堀杏奴：晩年の父，岩波文庫，1981年。
6. 坂内正：鷗外最大の悲劇，新潮選書，東京，2001年。
7. 山崎國紀：評伝 森鷗外，大修館書店，東京，2007年。
8. 松本清張：両像・森鷗外，文春文庫，文藝春秋，東京，1997年。